

湖北:

大江奔涌楚天阔

■湖北日报记者 刘畅

大江日夜流，极目楚天舒。浩浩长江，横贯老学界“北冰洋”与武当密壤跨界“牵手”打造热销饮品；秭归县在种植、服务、加工、销售等各个环节培育新兴业态，拉长扩粗以“四季鲜果”为支撑的柑橘产业链；利川高山蔬菜基地凭借优良生态，产出品质出众的“致富菜”，助力群众增收。

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——宜昌兴发集团经历“断腕阵痛”之后迎来发展新生，产品从“论吨卖”迈向“论克卖”，污染更少、附加值更高。钢铁产业告别“傻大黑粗”，长江边的宝武集团鄂城钢铁有限公司里，智慧炼钢、数字化炼钢、转炉自动出钢成为现实。

曾经粗放的发展模式，让“长江病了，而且病得还怪”。湖北以壮士断腕的决心，展开一场“长江病了，而且病得还怪”的治疗。习近平2018年4月，在湖北宜昌的长江岸边，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：共抓大保护，不搞大开发。

总书记的殷殷嘱托，伴随着湖北生态绿色发展的脉搏，在长江回响。

曾经粗放的发展模式，让“长江病了，而且病得还怪”。湖北以壮士断腕的决心，展开一场“长江病了，而且病得还怪”的治疗。

沿江一公里范围内，118家化工企业全部“关改转降”；12490个长江入河排污口，“一口一策”溯源整治；深入实施“双十行动”“十年禁渔”，接续开展“大提质增效行动”……一系列精准有力的“组合拳”，守护着长江的清流和健康。

如今，长江生态多样性、稳定性、持续性得到提升。长江干流湖北段水质连续6年稳定保持Ⅱ类，丹江口水库水质稳定在Ⅱ类以上，保障了“江湖安澜、碧水东流、净水北送”。

珍稀物种和“湖北生态”投票——

长江“微笑天使”江豚群数量止跌回升达1200多头，“江豚逐浪，沙鸟得鱼闲”的生态画卷几乎全年可见。极度濒危物种重现孝感市朱湖国家湿地公园；东方白鹤等珍稀鸟类选择来湖北越冬，荆楚大地已成候鸟青睐的“打卡地”。



一位城市设计规划师的细致观察——

“山城褶皱里，藏着最细腻的温情”



讲述人：重庆设计集团重庆市设计院总经理助理、研创中心主任 方小桃

2021年冬天，九龙坡区民主村社区城市更新改造项目尚未正式启动，作为设计规划团队的成员之一，我第一次来到这里。那时，我站在一片鲜明的对比之中：一边是流光溢彩现代时尚的万象城，另一边是仿佛时光遗忘的民主村。

灰暗的墙面，狭窄的巷道，空中杂乱的电线和一张张倦怠的网。雨后路面泥泞未干，废弃的小坝堆满枯枝落叶，路边菜市场人车混杂，停车凌乱，违建棚屋让空间更显拥挤。

关于这里的未来，当时有一种声音：大拆大建，推倒重来，但我们犹豫了。与坐在竹椅上的老居民闲谈，在街角那家只收两块钱的师傅手里沉稳如山的理发店小小坐，你能真切地感受到一种流淌着的东西——烟火气。

倘若拆去了房屋，这份独特的历史记忆与社区温度，是否也会被无情剥落，再也无法找回？因此，我们选择了“留改拆”的城市更新基调。

哪里改？那些承载集体记忆的红砖墙要留，那是工业时代拼搏的印记；街巷原有的肌理要留，那是社区邻里关系的血脉。

哪里改？功能缺失、条件恶劣的危房需加固提升；杂乱的菜市场升级为复合型社区服务中心，让它不仅是交易的场

所，更是邻里交往的“精神客厅”。

哪里拆？确实无法利用且存在安全隐患的违建必须拆

除，为公共空间“留白透气”。

哪里建？社区食堂、共享书房、规范停车位……这些新生活必需的“服务插件”，要如春雨般细腻而精准地滴灌进来。

于是，我们成为规划师、建筑师、工程师，一次次走进社区，足足开了二十多场“院坝会”，一次次调整。

如今的民主村早已焕然新生，既保留了红瓦白墙的工业风貌，又注入了现代生活活力。咖啡香与火锅热辣交织，“黄葛树下逛集市，红砖房旁喝咖啡”成为日常，吸引着游客前来打卡拍照。

长江哺育了重庆的山水气质，而山城的褶皱里，还蕴藏着最细腻的温情。与其说我的工作是“外科医生”，不如说我更像“修复师”——在这幅由山与山共同绘就的立体画卷上，拂去时光的积尘，修复街巷磨

损的肌理，再为它注入契合新时代的呼吸与脉搏。

民主村，只是重庆这幅“山水画卷”中正被用心勾勒的一处笔触。在南岸的后堡，我们同样注视着老街的功能，让旧空间承载新生活；在紫薇路，我们曾被遗忘的“临角”空间，转化为居民喜爱的休闲角落；在胜利巷，我们尝试以策展的思维激活街巷，让艺术悄然融入日常……

最终，我们提出“优化预处理+生物降解”研发思路，将工业废水中的COD（化学需氧量，是评估污水浓度的关键指标）去除率提升40%，带动企业节省近100万元生产成本。

其实，“死磕”环保的，不仅是我们部门，“绿色低碳”

江西:

赣鄱大地绿意浓

■江西日报记者 董文涛

江豚逐浪腾跃、麋鹿林间呦鸣，湖北在保护与发展的辩证统一中，答好“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”的时代必答题。

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——

宜昌兴发集团经历“断腕阵痛”之后迎来发展新生，产品从“论吨卖”迈向“论克卖”，污染更少、附加值更高。钢铁产业告别“傻大黑粗”，长江边的宝武集团鄂城钢铁有限公司里，智慧炼钢、数字化炼钢、转炉自动出钢成为现实。

创新浪潮不断奔涌向前——

在武汉光谷，全国首家人形机器人7S店开业，湖北自主研发的“劳动者”“光子”等全系列人形机器人集体亮相，涵盖工业制造、文旅导览、康养护理等十余个应用场景；42台科技“尖刀”利刃出鞘，在电磁发射、超高层闪存芯片、北斗通导遥感一体、化合物半导体等战略必争领域实现重大突破。

大江奔涌，不舍昼夜。当江风拂过发电机的岸线，江豚逐浪腾跃、麋鹿林间呦鸣，湖北在保护与发展的辩证统一中，答好“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”的时代必答题。

珍稀物种和“湖北生态”投票——

长江“微笑天使”江豚群数量止跌回升达1200多头，“江豚逐浪，沙鸟得鱼闲”的生态画卷几乎全年可见。极度濒危物种重现孝感市朱湖国家湿地公园；东方白鹤等珍稀鸟类选择来湖北越冬，荆楚大地已成候鸟青睐的“打卡地”。



一位城市设计规划师的细致观察——

“攻克污染物，是对绿色发展的承诺”



讲述人：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能源环保部工程师冉玉芳

2025年12月15日，长江长寿段，一群水鸟在江西嬉戏，与江畔重庆钢铁厂区内的火红枫叶、金黄银杏和茵茵翠草，构成一幅生机勃勃的生态图景。

2019年7月，我从云南大学环境科学专业毕业后来渝，目前已在重庆钢铁能源环保部从业4年多。对我而言，红瓦白墙的工业风貌，又注入了现代生活活力。咖啡香与火锅热辣交织，“黄葛树下逛集市，红砖房旁喝咖啡”成为日常，吸引着游客前来打卡拍照。

长江哺育了重庆的山水气质，而山城的褶皱里，还蕴藏着最细腻的温情。与其说我的工作是“外科医生”，不如说我更像“修复师”——在这幅由山与山共同绘就的立体画卷上，拂去时光的积尘，修复街巷磨

损的肌理，再为它注入契合新时代的呼吸与脉搏。

民主村，只是重庆这幅“山水画卷”中正被用心勾勒的一处笔触。在南岸的后堡，我们同样注视着老街的功能，让旧空间承载新生活；在紫薇路，我们曾被遗忘的“临角”空间，转化为居民喜爱的休闲角落；在胜利巷，我们尝试以策展的思维激活街巷，让艺术悄然融入日常……

最终，我们提出“优化预处理+生物降解”研发思路，将工业废水中的COD（化学需氧量，是评估污水浓度的关键指标）去除率提升40%，带动企业节省近100万元生产成本。

其实，“死磕”环保的，不仅是我们部门，“绿色低碳”

的理念已经融入企业发展基因。在重庆钢铁能源环保部管控大厅，20块屏幕组成能源管理“最强大脑”，水循环系统、煤气系统、蒸汽系统等各项生产指标呈现在屏幕上，每道生产工序能源消耗情况都一目了然，从而保障固废循环利用、水资源集约等一揽子环保举措行之有效。

如今，我和同事们正奋战在生产设备超低排放改造的最前端。以前，我认为技术创新只是资深专家的专利，现在我明白，从生产一线上获取的经验，才是孕育技术革新的“最佳土壤”。我从事的企业科研工作，不仅是完成任务，更是创造价值，是保障钢铁生产“废水零排放、废气超低排、固废不出厂”，力保长江“一江碧水向东流”的职责担当。

对每项污染防治的攻克，都是对绿色发展的承诺，这是我的工作右铭。我相信，最坚韧的钢铁能与最柔美的山水共存，最炽热的炉火照亮的是可持续发展美好未来。

最难忘的是技术攻坚的日日夜夜。2018年，我们引进国内首套组合烟气处理工艺，国外专家无法常驻，团队靠47次跨国视频会议下了“硬骨头”。2020年12月，当第一吨垃圾顺利入炉、第一度电成功并入国家电网时，我的眼睛瞬间就红了——那不是设备的轰鸣声，而是梦想落地的回响。

我们用“花园式工厂”打破人们对垃圾发电厂的偏见，厂

一位能源环保工程师的科技攻坚——

“真正的富有，是能为后代留下什么”



讲述人：重庆三峰峰岭环保发电有限公司技术设备部部长李忠阳

站在三峰峰岭环保发电厂79米高的烟囱观景台上，俯瞰奔流的长江与苍翠的明月山山脉交相辉映，我总会想起2018年那个冬天——脚下这是一片轰鸣的工地，如今这里已成为守护长江生态的“绿色堡垒”。

2016年，长江大保护正式提出，“共抓大保护，不搞大开发”成为共识。那时，我刚加入三峡环境公司决定在御临河畔建设垃圾发电厂。这不仅是民生工程，更是重庆落实国家战略的生动实践。

长江沿岸城市曾饱受垃圾填埋困扰，渗滤液可能污染土壤、地下水，最终威胁长江水体。而御临项目通过焚烧发电，让垃圾“浴火重生”。我们引进全球领先的烟气处理技术，排放指标仅为欧盟标准的十分之一，还为厂区穿上了“双封层防渗系统”的“防护衣”，确保污染物不外溢。

长江沿岸城市曾饱受垃圾填埋困扰，渗滤液可能污染土壤、地下水，最终威胁长江水体。而御临项目通过焚烧发电，让垃圾“浴火重生”。我们引进全球领先的烟气处理技术，排放指标仅为欧盟标准的十分之一，还为厂区穿上了“双封层防渗系统”的“防护衣”，确保污染物不外溢。

最难忘的是技术攻坚的日日夜夜。2018年，我们引进国内首套组合烟气处理工艺，国外专家无法常驻，团队靠47次跨国视频会议下了“硬骨头”。2020年12月，当第一吨垃圾顺利入炉、第一度电成功并入国家电网时，我的眼睛瞬间就红了——那不是设备的轰鸣声，而是梦想落地的回响。

我们用“花园式工厂”打破人们对垃圾发电厂的偏见，厂

区绿树成荫，烟囱上建有观景咖啡厅，污水经处理后清澈回用。更让我感动的是当地居民的变化，一位入职的附近村民最初满怀担忧，深入了解后竟成了“义务宣传员”，拉着邻居参观：“这里比公园还干净！”

2025年的“家庭开放日”，一个孩子欢呼：“原来我们扔掉的垃圾能变成电！”此后，这些家庭自发在社区开展垃圾分类。

截至2025年6月，御临项目累计处理生活垃圾525.95万吨，减排二氧化碳145.16万吨，发电23.40亿度，足够281万居民一年用电。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——不能“消化”数千吨生活垃圾，实现重庆中心城区生活垃圾的零填埋，从根本上降低了生活垃圾污染的风险；而发出的清洁电力，能点亮千万家户的灯火，为城市工业、民生用电提供补充，也为城市绿色发展贡献力量。

目前，我们已在探索垃圾资源化、污泥无害化处理同址等新技术，未来还将探索更前沿的循环经济模式，布局如碳捕集等尖端技术，打造跨产业循环经济链条。

2021年，随着乌江沿岸水电站基本建成，水面变得平静。中断近20年的乌江水运全线复航，航道通航能力、安全性大幅提升。我换了500吨级大船，又开始在渝黔两地跑船。然而，因为乌江最后一级电站“白马航电枢纽”还未建成，每年大部分时间，武隆银盘至白马的45公里航道无法蓄水，成为乌江唯一一段天然航段，水深时常达不到2.2米、500吨级货船无法通行。

印象最深的是2022年9月初，由于水位不够，40多艘货船不得不在银盘停靠。大家只能眼巴巴地等着下雨，急

江苏:

江尾海头绘宏图

■新华日报记者 许愿

这是一条跨越千年的丝路之路。拥江发展，交通先行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全省共建宁杭、常泰等4座过江通道，累计建成过江通道达21座，另有8座在建，隔江相望的县市将紧密相连。跨江融合不仅缩短了地理距离，更推动了区域协调发展。沿江八市以全省约65%的人口贡献了近80%的经济总量，一条高效畅通、融合发展的经济走廊已然形成。

这是一曲生态优先的绿色乐章。曾几何时，“临江不见江”是不少沿江城市的窘境。十年淬炼，江苏退出生产型岸线846公里，生态岸线占比提升至64.5%。主要支流水质Ⅲ类比例达到100%。最动人的音符，是“微笑天使”长江江豚的频频现身。目前长江南京段的江豚数量已增长至65头。从“化工围江”到“江豚逐浪”，一江碧水印证着“保护就是发展”的深刻哲思。

这是一份人民至上的温暖答卷。长江之变，最终落脚于民生之福。公众对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6年超90%；3710条幸福河湖润泽城乡，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15年下降至2.02倍。“守护长江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好日子”，成为沿江群众的共同心声。

十年，是时间的刻度，更是发展的标尺。面向未来，这条承载着中华民族深邃文化底蕴和无限希望的母亲河，必将走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继续浩荡东流。长江也将以“走在前，做示范”的担当，续写新时代长江之歌的辉煌篇章。

持续推动生态底色与发展成色交相辉映，既做长江生态环境的“守门员”，也肩负引领长江经济带迈向高质量发展的“龙头”重任，奋楫扬帆，继续前行。

2024年9月，首艘轮船又在武隆航段发生滞留。为从根源上破解难题，重庆联手贵州，签订了渝黔两省联动补水协议，建立贵州构皮滩水电站按需补水机制。当月，构皮滩水电站将向乌江、白水江等跨省调水。

不过，由于调水时间不确定，武隆航段的每一次调水都得由船长们调侃为“开盲盒”。为了提高通航效率，2025年3月，重庆、贵州印发《乌江-重庆段枯水期通航联合保障工作方案》，武隆航段开始实施计划通航，即当航道水位不够时，每周四调水航行。

如此，货轮公司可最快速调派船，船长可高效安排航行时间。得益于此，自当年3月以来，我月收入平均提高2000元。

现在，乌江船只越来越多，2025年前11个月，银盘水电站过水量将超过940吨，货运量近32万吨，分别同比增长12.4%、18%。

如今，行船乌江尽是坦途，每个星期四，都是顺畅的一天。

“现在的每周四，都是顺畅的一天”



讲述人：贵州港航港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航电617船长田世军

生产原料的企业同样在等雨通航。危急关头，武隆四处想办法调水。10月1日，彭水水电站终于泄洪，40多艘船鸣笛启航。2024年9月，首艘轮船又在武隆航段发生滞留。为从根源上破解难题，重庆联手贵州，签订了渝黔两省联动补水协议，建立贵州构皮滩水电站按需补水机制。当月，构皮滩水电站将向乌江、白水江等跨省调水。

如今，行船乌江尽是坦途，每个星期四，都是顺畅的一天。

“现在的每周四，都是顺畅的一天”

2021年冬天，九龙坡区民主村社区城市更新改造项目尚未正式启动，作为设计规划团队的成员之一，我第一次来到这里。那时，我站在一片鲜明的对比之中：一边是流光溢彩现代时尚的万象城，另一边是仿佛时光遗忘的民主村。

灰暗的墙面，狭窄的巷道，空中杂乱的电线和一张张倦怠的网。雨后路面泥泞未干，废弃的小坝堆满枯枝落叶，路边菜市场人车混杂，停车凌乱，违建棚屋让空间更显拥挤。

关于这里的未来，当时有一种声音：大拆大建，推倒重来，但我们犹豫了。与坐在竹椅上的老居民闲谈，在街角那家只收两块钱的师傅手里沉稳如山的理发店小小坐，你能真切地感受到一种流淌着的东西——烟火气。

倘若拆去了房屋，这份独特的历史记忆与社区温度，是否也会被无情剥落，再也无法找回？因此，我们选择了“留改拆”的城市更新基调。

哪里改？那些承载集体记忆的红砖墙要留，那是工业时代拼搏的印记；街巷原有的肌理要留，那是社区邻里关系的血脉。

哪里改？功能缺失、条件恶劣的危房需加固提升；杂乱的</div